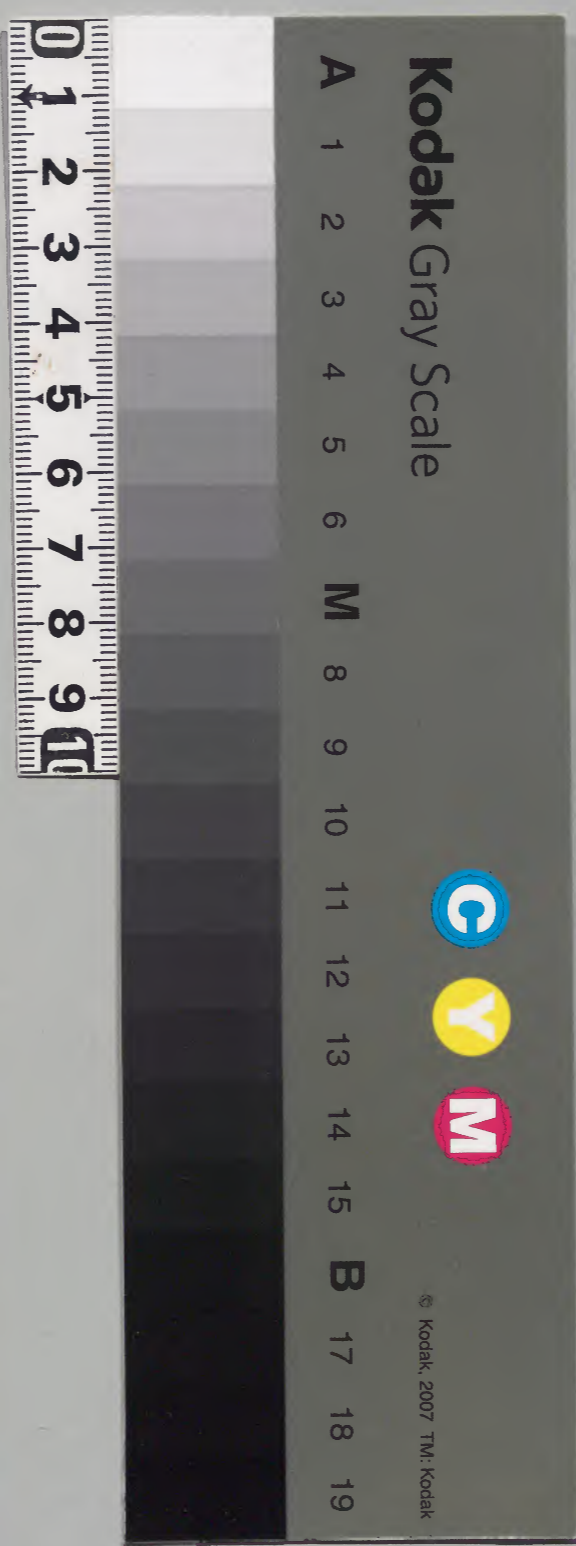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前編
自三
至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2)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虞

前編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下卽受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梅願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八字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日史官

本為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足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耳無他義也自姚方輿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

帝德

丙戌

虞帝舜元載春正月元日帝格于文祖踐天

子位于蒲阪以土德王咨二十有二人事詳書舜典

交

史記曰帝姚姓名重華敬事瞽瞍以孝聞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至是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于蒲阪以土德王色尚青仍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舜典孔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軒按舜典帝咨二十有二人足見聖帝勞於任人逸於政治矣再按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錄凡十一篇益見聖帝經理天下之大規蓋一身總持大綱於上而諸侯各理其方土官各奉職民各務本於是庶績咸熙黎民敏德舜唯端拱於上以聽天下之治而已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豈真無為哉為

二語寫盡
太平氣色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帝舜元載 前編

興

之而行其所無事若無所為也然汨作等十一篇皆逸亡無從攷其詳矣可慨也夫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

通志曰帝既膺天命踐帝位於是封堯之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

主德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

通志曰舜既踐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彌奉子道封其弟象于有庠象雖為諸侯不得為政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焉○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交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禹臯陶益稷相與陳謨

語詳書三謨

前編曰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臯陶益稷未必有言也至堯崩舜為天子一聖人在上故禹臯陶益稷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

拘泥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

通鑑綱目

虞帝舜元載

三

前編

下亦貢樂
禹貢所載
其遺意也

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
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督陽義伯之樂
舞龔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
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
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
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
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曰歸來冬祀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
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格
于禰祖用特○前編曰按諸侯必貢詩於天
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
於天子也義伯和伯豈義和之後以其知四
方之風土氣候分爲方伯也耶舜巡四岳禮

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
昔者王氏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
以廣異聞云
龔音昌鼓聲

丁亥 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

通志曰舜帝廣視聽求賢才以自輔欲納諫
聞其過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或曰誹謗木堯
時所署故曰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
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史記曰立
誹謗之木於國都○如淳曰誹謗木橋梁邊
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三代相傳至秦始皇去
之○家語曰帝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南

主德

至今咏之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帝舜二載

四

前編

如登春臺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流如泉。

戊子 三載考績 語在書 舜典

陳氏曰：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績，時加警策，以作其怠。○前編曰：發例於此。

後不 屢書

興

庚寅 五載作節韶樂九成鳳皇來儀 語詳書 益稷篇

書傳曰：簫，古文作節，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節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

交

兩伯貢樂 天子賞樂 泰交之盛 豈易言哉

有容儀也。○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耆老而春食舖子，乃勃然韶樂興於大鹿之野。○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學教胄子云云。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天。

天地順而
嘉祥應

辛卯 六載考績巡狩方岳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大

族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族猶聚也。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

壬辰 七載作大唐山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山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山之歌。歌美堯之德也。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語在書

書傳曰考核實也。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孔氏曰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古史曰三考黜陟

辯

幽明庶績咸熙。惟是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北之，以散其眾。○前編曰：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而所存者，特其一種耳。

交
巳十有四載帝庸作歌語詳書益稷篇

蔡氏傳曰：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

渾然元氣
真千秋絕
調

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林氏曰：舜臯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爛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前編曰：按十有四載傳序，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敕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歟。

虞帝舜十有四載
前編

雖然商歌
然近于琢
削當是後
人擬托

庚 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長
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
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夔乎鼓之軒乎
舞之精華以竭褻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
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
淵龜鱉咸出其穴○前編曰此歌汲冢竹書
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
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
后鳥獸魚鱉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
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
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
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似為登歌祀堯

之詩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何氏
曰宋書卿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以不類廢
歌氣象豈有有虞君臣觀此
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乎

辛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而廟
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前編曰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
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
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
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
騷所謂啓九難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

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矇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

語詳書大禹謨

前編曰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大禹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蓋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軒按書稱堯之德以欽冠首述堯命羲和咨四岳曰欽若昊天曰往欽哉其稱舜曰

溫恭允塞蓋恭即欽也其述舜咨二十二
人雖人各一職而未唯以欽之一字總戒
之焉又按堯之授舜唯曰允執厥中而舜
之授禹則益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堯舜
禹至聖也唐虞洎夏之治至隆也以天下
與人至難也而君臣之交儆三聖之授受
不過此數言余嘗三復而繹之臆為之說
天之生人上智者尠中人之資多上智安
行動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操切
而失之過過則政矯而元氣不充沉潛者
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不及則法斲而
神氣不振是故執中者治道之則也然或
忽心一生則懈慢隨之而機務曠或肆心
一生則悖淫乘之而理道乖是故主敬者

執中之本也。苟於理欲危微之幾察之未精，則萬幾之還來，眈然不知中道之所在。精矣而守之不一，則是體驗未真，操存不固。而理欲得失交戰於胷中，尚可語察之精乎？故必精察乎危微之幾，而一守乎大中之道。此又主敬之實功、心法之秘傳也。是故人君一心，非但垂衣聽治之際所當嚴加省察，即深居獨知之頃，實吾心出入存亡之會，非但守經建極無怠無荒，謂之執中，即通變行權，革故鼎新，亦不失精一。執中之道，不然徒總總愬愬，敬守成憲，是則子莫之執中矣。烏可語精一之學。

戊午 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

百官若帝之初

語在書大禹謨

前編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語詳書洪範篇

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五極。○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關

學

圖書俱出
伏羲之世
至禹時又

因洛書之傳而衍其義為九章大法耳非至禹時而洛書始出也

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為君側為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

陽生于正北長于正東極于正南消于正西陰生于西南長于東南盛于東北終于西北九退為七八退為六火金易位為相克以南九分為二七以西二七合為九亦未始不相生也

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前編曰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圍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

天地間無非自然之理即無非自然之數為並為對為次第橫說豎說總不離這个故程子云見鬼亦可起卦

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係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而係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一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

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政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四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

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入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答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

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於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罔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曆曰：大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前編曰：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興

兵

庚申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語詳書大禹謨

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令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前編曰按舜之攝也觀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

後世疑堯不誅四凶而舜獨誅之者可以釋然矣

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歟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用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歟

甲子三十有九載考績

會編曰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按禹八年乃攝政之第八年也○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交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災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殄

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太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

酉癸

四十八載帝崩于鳴條

壽百有十歲

前編曰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家語曰舜之為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大紀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

主德

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于荒外何病于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于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軒按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無南巡蒼梧之說而家語戴禮史記皆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焉余據孟子云卒于鳴條似無南巡之理夫舜既薦禹於天命攝天子事矣胡為又自遠巡南裔即使有此行而崩於彼禹既宗舜矣胡為聽其遠葬而不歸觀於北都也揆之情禮俱似欠妥仁山金氏乃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當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舜四十八載

七

前編

辨

通鑑綱目

卷之三

三

時禹雖薦益於天相之也非攝之也巡狩之事禹固自為之矣安可以此而例舜耶

乙亥 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路史曰女瑩生義均及季釐均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主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前編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均亦不肖然均之

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而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嚳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嚳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帝舜五十載

三

前編

通鑑綱目卷之三
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夏

丙子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

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

通志曰帝妣姓名文命崇伯鯀之子黃帝軒轅氏之玄孫也母有莘氏女曰修己禹生於石組長于西羌長九尺二寸至是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韓國也以金德王

建寅是堯舜所同

通鑑綱目卷之三 夏后禹元歲

前編

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色尚黑，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號。○論語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以神其祀。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十，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踈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

之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皆見也○前編曰按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倣而畚楬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稽古錄曰禹即天子位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前編曰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

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萬國諸侯畢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

辨
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

大夏樂語
詳樂記

通志曰命臯陶為夏籥九成昭其成功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旒旒以別尊卑等級以五音聽治揭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籥

辨

籥曰導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世本曰古有醴酪大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籥筍同籥具舉切籥籥縣鐘鼓者

丁
二歲臯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至是臯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駱氏曰臯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臯陶之後別有舒

進

夢周宣王八年始滅初陶漁於雷澤虞舜求
旃以為圭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陶之
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恩成恩成其後世為
理以命族至商紂時理徵為翼隸申吳伯弗
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為李氏其後世
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為李
李獄官也李理字音同
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帝薦益于天

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前編曰按堯薦
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何以
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
四矣然聖相授受其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

也舜之薦禹總百官
也禹之薦益代已也

戊寅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大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甫及三載考功○禮記曰禹在位三年百姓
以仁
遂焉

巳卯 四歲鑄九鼎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前漢

典

後世銘功
鐘鼎之象
蓋本于此

郊祀志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誣矣魍魎魍魎自
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言之搢紳先
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
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
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
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
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
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制立
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贊寧要言曰詳
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暨
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
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

戶籍圖書也○前編曰象物神姦之說王孫
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
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
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為其圖籍所以歷
代寶之歟

軒按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史記漢書俱曰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說文曰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
下崔瑗鵠銘亦曰大禹鑄鼎象物夫曰方
有德似為大禹之初興也况史漢說文諸
書皆明謂禹所鑄者而前編乃謂左傳非
指大禹却從墨子說斷其為夏后開所鑄
且謂開即啓也夫既為啓矣却又書於太

康踐位之下不亦謬乎今據史漢諸書斷其為禹所鑄無疑但諸家未言歲年而會編係於四歲未知何所據耳今姑從之以俟博雅者訂焉

庚辰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陳蕃傳曰昔大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主德

於此見王之降于宗

癸未 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

上德

為長狄，今為大人。○史記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席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夏后氏斂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疊疊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魯論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吾夫子稱禹曰：菲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鯨，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有心者乎。

其心一安
則縱佚無
所不至矣
可不畏哉

甲申 夏后啓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

前編曰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禹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啓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乙酉 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于諸侯

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

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左氏曰：啓即位，乃即鈞臺以享于諸侯。○前編曰：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嵎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然河南固天下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歟。

丙戌

三歲有扈氏大戰于甘

語詳書甘誓

世變可慨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胡氏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之變也？大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壬辰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癸巳 **夏太康** 元歲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語在書五子歌

聖王之後纔再傳而有逸豫滅德者人心危矣哉

蔡氏曰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前編曰王子卦數元年遇睽

辛亥 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

以從遂都陽夏 語詳書五子歌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前編曰按五子之歌一章言太康

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大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怨羿之辭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歟

辛酉 二十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前編曰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

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拒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酈道原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兗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克復舊物云。

生德

戊壬

夏仲康

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胤語詳書

書序曰：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即位，夜拜宋昌為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黨惡於羿，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不得以逞。使仲康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蔡氏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掌六師，次年乃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前編曰：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

康敗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徯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

之師，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之為王室倚重矣。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語在書胤征

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

夫象

兩語說盡
蓋治曆者
當就天求

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
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
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
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
也。○前編曰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
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曆以為仲康五年癸巳
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曆術
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憑此却求
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
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
之法久近各殊新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
虞廟以百八十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
其大致蓋繇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曆
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

合不當先
為合以驗
天此曆法
所以迄無
成美也

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
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之說則
合於經世之年且廟之言曆槩有活法在焉
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
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
然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經言之
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
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徂
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
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
經為正固無假於曆以曆而論則元年之說
為有合於經今從
之繫於元年之下

癸亥

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胤征 語詳書

前編曰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
 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
 於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為申明軍律激勵威
 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
 必有聚眾相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
 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為奉辭伐罪
 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
 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
 君矣而况傲擾天紀為始亂乎曰傲擾天紀
 為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
 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政以一天下之視聽久

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
 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
 稟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此始而區
 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胤征之書
 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
 其脅眾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
 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畧也○又曰皇極經世
 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
 卦用事所以有日食之
 變而又有徂征之師

甲子

三歲羿滅伯封

左傳曰樂正后稷之子伯封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前編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
 誣

丙寅 五歲

軒按唐天文志謂日食在是年九月而金氏據經為斷謂當在初年之秋無疑其說詳在元歲
 九月朔下

甲戌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邵子經世曰仲康崩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夏后相元歲徙都商丘征畎夷

丙子 二歲征黃夷

戊寅 四歲有扈氏賓服

通志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黃夷赤夷玄夷白夷風夷陽夷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主德

國勢

鼓不陳。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賓服。

主德 辛巳 七歲于夷。咎夷來賓。

竹書曰：后相卽位元年，征咎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昔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咎夷。七年，然後來賓。

除 壬午 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羿之祖世爲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而用。

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孟子云：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尠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前編曰：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

數語彙錄 全史楚騷 直奇文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四 夏后相八年 前編

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騷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黜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黜終矣况又有遊畋之荒讒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澆論語作羿

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殺王子帝丘后緡歸于有

仍氏靡奔有鬲氏

通志曰澆既長矣浞乃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潁而弑夏后相乃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潁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前編曰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於斟灌也○又曰按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又按子王子卦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殺隕至此年世卦得歸姝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后緡相妃

癸卯夏少康元年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前編曰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會編曰按左氏傳及史記歲壬午夏之舊臣靡誅浞奉少

辨寒浞篡位者凡四十年夏祚不絕如綫耳

始生即書示以正統所在

康卽位復夏正統則自今年癸卯至辛巳乃
泥篡據天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胡氏
大紀乃以少康初生之年卽爲元歲以紀之
似失賊泥僭據之實矣今存夏變統不書其
年庶幾不沒其實且以垂世
鑒戒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軒按前編依大紀卽以少康生之年爲元
歲謂少康旣生則夏統不絕矣而會編乃
謂大紀失賊泥篡據三十九年之實却存
變統不書其年愚謂會編之說本於經世
是或一義也然不若前編依大紀似得春
秋尊王存紀以誅亂賊之義其寓意亦微
矣今
從之

二十有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書君所在
蓋以存君
不使亂賊
得篡竊也

主德

伍員曰少康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
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前編曰爲仍牧正，爲虞庖正，皆少康爲之
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夏衆者，卽帝
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
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
也。○又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
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
康失冀，相帝弑，隕絕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
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

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卽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祗官夷衰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蓋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其久與後世不同耳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威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

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聖王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搖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此古今之所以分也

是年會紀
作庚辰次
年壬午踐

辛巳
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祚然以壬午為少康之一則中間授寒泥以篡統矣奚可哉

國勢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畢朝

左傳魏莊子曰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浞于過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伍員曰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廣漢張氏曰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泥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其勢可謂埋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况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之震動惟其時也○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少康四十歲

三

前編

此中興之始

虞思之功自不可泯

甫正位而即來貢禹之明德遠矣

興

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
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
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忘兢
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
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
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熊氏曰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
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一旅
之眾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為
君者有撥亂之志為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
既盡能以天道為定命故能致茲大業推原
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為也虞舜之後也一代
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

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
之嗣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
祖若孫傳祚二千
年其效斷可觀矣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
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
世服王化遂賓于
王門獻其樂舞

癸巳
祀
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隨陵陸而耕種逐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會編曰按於越之先始于此傳至周春秋時勾踐始大僭號稱王

會紀亦載于癸卯歲

軒按吳越春秋無餘之封原自少康而前編乃書於季杼踐位之後誤矣

癸卯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通志曰按羿篡夏拒后相而立八年其家相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至澆能用師弑相相死遺腹生少康及少康生杼至杼能用師滅澆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將

百年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疎矣

甲辰 夏后杼元歲

戊申 五歲征東海外三壽

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庚申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通志曰杼可謂能帥禹者戡定寒氏之亂佐其父少康成中興之功故夏侯報焉○前編曰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

主德

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與之主后杼之
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帥
干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
見洎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
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
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靜况以英毅之資
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湮遠書史
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其行事之詳為可
憾也夫

辛酉 夏后槐元歲

癸亥 三歲東夷來御

即東方九夷也

四歲

丙戌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 夏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路史註曰
事見紀年

甲辰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 夏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 ○通志曰泄之世畎夷之屬六夷來

東漸西被
之德歷二
百餘年不
衰斯劉定
公所頌明
德之遠也

通鑑綱目

夏后泄元歲

前編

前編

王於是始加爵命○漢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咸叛及相卽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至桀之亂吠夷復入邠岐之間

庚申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 夏后**不降**元歲

甲子 四歲

丙寅 六歲伐九苑

巳未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 夏后**扃**元歲

甲子 五歲

庚寅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廛踐位

辛巳 夏后**廛**元歲

辛丑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路史作帝胤甲

壬寅 夏后**孔甲**元歲

甲辰 三歲采鐵鑄劍

外史復載 劉累豢龍事

陶弘景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前編曰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陶氏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

甲子 二十有三歲

戊辰 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

壬申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叟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大紀曰王好鬼神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

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况其卦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前編曰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常人名非夏后孔也

癸酉 夏后**皐**元歲

癸未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嶠有二陵焉其南即夏后皐之墓也

以孔甲早
之失德而
曰夷感實
弗貳夏王
之聲教遐
哉

夏后癸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之元年諸夷咸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為桀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癸卯夏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語詳詩豳風洎大雅篤公劉

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郃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又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

安民

賢

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路史曰稷生釐璽釐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公劉去后稷已十餘世矣○索隱曰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前編曰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于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癸三十有三歲 前編

通鑑綱目 卷之四
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氏容齋洪氏國史羅氏已辨其非今不悉錄○又曰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耳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也胡氏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

乙亥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

大紀曰夏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

即作同此
釋亦有救
于邪說

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則同也○前編曰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丁丑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夢子履嗣位

是為成湯語詳詩商

頌長
發章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癸三十有五歲 前編

殷本紀曰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商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孔子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告來居沃土二篇皆亡○前編曰按嚳為契之父其說非也唐虞以上

興

兵

戊寅 三十有六歲 商湯始用師征葛

無王稱况契非嚳之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為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詞也亳今應天府之穀熟蓋南亳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
 其無罰○前編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
 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
 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文
 也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
 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
 可得而
 聞矣

卯巳
 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
 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朱子曰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取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路史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之國又曰伊尹帝堯之後也○前編曰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也傳記謂伊尹生於空桑空桑蓋地名非真桑也諸說多妄

○又曰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亳適夏就歸于亳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

商湯進伊尹于夏王桀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

賢 辨

賢

九主名絕
奇授君固
君更奇

酒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雍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背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前編曰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曰三歲社君謂年在襁褓而主社稷也○又曰胡氏大紀張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俱在湯即侯位之年余

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湯之用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亳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以見湯之聘尹非以為已又以見尹從湯之初五就湯桀不問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伐之則孟子所謂聖之任者其氣象居然可見矣

壬申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癸四十歲 前編

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
 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
 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
 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
 是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為相故伊
 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前編曰大傳與
 此大同小異然羣臣去夏從商宜有惻怛不
 得已之意不應歌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
 章殆未可信也○蘇氏古史曰書稱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
 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
 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

歌以當哭
 豈盡忘情
 吾君哉

慚德之歎
 以不能止
 其亂耳非
 始欲得之
 而終悔之
 也

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
 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舍而歸商
 耳其後殷末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
 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
 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其所
 以為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歟

軒嘗聞先哲評商湯使尹事桀及周文事
 紂之心率以蘇氏古史之論為當余三復
 之似尚未得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之心至
 公無私而惓惓忠君憂世之念固並行而
 不悖未嘗較計於名實利害之間少有一
 毫為己之意也乃若古史謂湯之心以為
 伐桀以濟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亂又謂
 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

其所駁不足服論者之心

然後棄之而西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如此夫曰以為曰不若是有一較計之私曰不欲遽取是已有取之意矣豈聖人順天應人伐暴拯溺之心哉此幾微毫釐之差不可不辨

甲申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

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前編曰賈誼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通今從大紀

壬辰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

民

癸巳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者老或諫桀又殺之昔年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見籙書云亡

天象

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東出焰西沉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歸湯

甲午 五十有二歲 商湯十有七祀 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通志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告湯曰桀惑妹喜上下離心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桀有暴臣于辛陵轢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大紀曰桀窮其宗族耻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

賢

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夏亡

起禹元歲丙子終桀五十有二歲甲午凡一十有七主共計四百三十九年又按邵子皇極經世書起禹丁巳止桀甲午通計四百五十八年蓋自禹攝政之年通數之耳

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

天象

社稿而崩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御蓐而席隩兩日闕五星錯行鬼哭于國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爲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

教

彦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之亢世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胡氏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也啓禹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

其義一也
數不如義
之精

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卽克寬克仁之主我武維揚之武卽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和聖人矣○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而已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商

乙未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正位而不
改元者惟
此而已

胡氏大紀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六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

此即體元
調元之說

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帝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如是

之紛
紛乎

○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語詳書
湯誓

前編曰按讀湯誓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書也疑亳眾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刪

安民

其論雖快然終非醇儒之言

自是正論

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眾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眾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眾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眾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

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毫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

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他事且不可，况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者也。

賢

仲虺作誥以告王

語詳書仲虺之誥

左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爲湯左相。」○趙氏曰：「卽萊朱也。誥，告也。仲虺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於此，因以處之，故謂之放。然放伐之事，終不若傳禪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

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為恐也。○林氏曰：孟子對齊宣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即仲虺之意也。

王歸自夏誥萬方

語詳書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安民

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蔡氏曰：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蔡氏又曰：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三朶國名，今定陶其地也。大坰即滎澤，在衛州界，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焉。○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昉乎此。是其為書，辭忱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也。○陟音而地名。

軒按商書孔傳典寶
明居二篇名皆亡

興

三月商王踐天子位于亳定都建國號曰商改

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

孔氏曰殷輅車為善色尚白○大紀曰三月
湯歸於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
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按歸藏即今
納甲歸魂等法古必有書以斗杓建丑冬十
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
祀建太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歛用日中
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行甲寅曆○前編曰建寅雖曰地

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
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
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
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

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史記曰還亳作
湯誥惟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
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
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
安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

興
不封開國
之勳而封
聖賢功臣
後裔即此
見其無意
于有天下
矣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于有狀先王言不可
 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
 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
 西令支○應劭曰姓墨胎氏○路史曰公劉
 商世諸侯○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
 不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時去夏歸
 商為湯御以敗桀于鳴條故嬴姓多顯遂為
 諸侯○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
 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
 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前編曰
 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胡氏大紀
 盡入商湯之紀以見成
 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軒按戴禮所載王制雖與周禮不同然大
 歸不出周禮之範圍蓋兼虞夏殷制而損
 益之為周家一王之制者何獨以殷禮目
 之也且孔穎達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
 盧植曰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信若此又安
 得遺周而獨用殷禮也前編乃據大紀收
 入商湯之紀
 誤矣今不錄

是歲大旱

丙十有九祀大旱

丁二十祀大旱

天象
 天非有大
 故不生大
 聖災禍之
 來天之所
 以開聖人
 也祇以為
 桀之餘烈
 亦拘矣

夏桀卒於亭山

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苗裔蓋本此

安民

天權姓而地權作然未有不本乎人權者人權失則天地之權皆失

荀子曰夏桀死於亭山。○路史曰桀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曰玃狁。

戊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伊尹言于王

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鼂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巳 二十有二祀大旱

庚 二十有三祀大旱

辛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史記曰湯既放桀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斂傷民之命以

主德須知七年以前無一刻不禱故禱而即雨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軒按說苑淮南子所載俱與荀子大同小異。史記及東漢書注乃有剪髮斷爪身為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於林野。此其為民籲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漢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王豈信其說。而剪髮斷爪毀傷父母遺體。豈聖人所為。或出野史謬談。不可信。故削之。

興
作大濩樂

通志曰命伊尹作樂曰大濩。修九韶六律。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軫。不得節車駟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大紀曰禱于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史失其傳。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前編曰按莊子云。桑林舞則桑林亦舞名也。



祀棄為稷

禮記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前漢郊祀志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顏氏古曰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王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為稷也

此乃所謂變置社稷也

軒按書序及郊祀志皆云湯欲遷夏社而句龍莫能繼不得已乃遷柱而以棄代為稷可見聖王革命不輕於變制類如此又按書序有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逸亡

丁未三十祀王崩壽一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曰湯在位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蚤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會編曰按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

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考之蔡氏書傳引
 吳氏云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
 壬之殯側其說與太史公合今姑存之以備
 參考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
 ○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
 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
 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成湯于亳北○大紀又
 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蚤死外丙立二年
 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
 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耶二帝官天下定于
 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
 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
 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
 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

辨

可與論古

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
 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
 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
 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
 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
 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
 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沃丁耳必有所不得
 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
 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耶此以人情
 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
 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
 諸弟子或爭或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
 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
 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

湯以丁未
崩甲以戊
申立歷數
甚明外丙
仲壬之未
嗣位不待
再辨矣

賢教

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

戊申 商王太宗太甲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

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語詳書伊訓

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宮。○孔傳曰：伊訓凡三篇，其

二亡

王祖桐宮居憂

語詳書太甲篇

前編曰：伊訓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祠宮以處之，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君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

毅

主德 不言伊尹 俾王而言 王祖一字 之間千古 正名定分 之意寓矣

道監綱

卷之五 商王太甲元祀

七

前編

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窮矣。只得以桐宮為訓。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乙卯 二祀王在桐宮。

丙辰 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語詳書太

甲篇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太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前編曰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使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為至治但恐為辯言所惑輕有所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然尹作書以勉其君而及為臣之事何也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奉君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為固位之謀者無所不至矣尹之言亦萬世君

賢

臣之大戒也。○
艾音又芟草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語詳書咸有一德

前編曰皇王大紀係之七祀甲寅經世以返政即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接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言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為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係諸此○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

學

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丁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昔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書傳曰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前編曰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先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精一執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眾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

矣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甲 十有七祀

庚辰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辛巳 商王沃丁元祀

戊 八祀阿衡伊尹夢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廟號實始于此

賢

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乃千古報功之極則非常典也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忠臣名作沃丁一篇以戒之也亡○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周晉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前編曰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然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子王子曰成湯播告于眾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畧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沃丁八祀 前編

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乎

西巳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前編曰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習諸弟子或爭立遂啓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庚戌 商王太庚元祀

甲子 十有五祀

甲戌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 商王太甲 元祀

辛卯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壬辰 元祀

甲午 三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國勢

史記曰殷道衰微諸侯不復朝○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癸卯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乃太庚之子也

進

主德

甲辰 商王中宗太戊 元祀 亳有祥 用伊陟臣扈相 于上帝 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語在書 君奭篇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子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傳曰伊陟尹之子巫咸原二臣名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二篇皆亡○史記曰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於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缺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殷道復

主德

興諸侯咸歸之。○前編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

丙午 三祀諸侯畢朝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十有六國○世紀曰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起問疾弔喪三年而遠方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

進

甲子 二十有一祀命中衍為車正

史記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其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

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書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衍衍家佐太戊皆有明德

戊午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在語

書無逸篇

巳未 商王仲丁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中宗崩巳未而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於囂

甲子 六祀遷都于囂

國勢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前編曰按囂史記作傲今河南敖倉是也在孟州河陰又曰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甲子之紀祝氏紀世當歲升蒙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辛未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壬申 商王外壬元祀

丙戌 十有五祀王崩國內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 商王河亶甲元祀徙都于相商道浸衰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史記曰河亶甲立是時囂有河決之患遂自囂遷于相

乙未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丙申 商王祖乙元祀圮于相徙都于耿

史記曰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

甲辰 九祀圮于耿徙都于邢巫賢作相商道復興

河患之酷至于此極從古所以治河無上策也惟有曲圖遠害而已

進

主德

諸侯賓服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經世曰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祝氏經世解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前編曰按耿在河中府龍門縣邢在邢州龍岡縣

軒按書序仲丁河亶甲祖乙遷都各有作各以王名篇孔傳云皆亡余以意度之三作或紀遷國之由述創制之難以示戒耳噫古之君臣動必有作其重於遷都圖存

也如是夫

寅甲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卯乙甲商王祖辛元祀

子甲十祀

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甲商王沃甲元祀

乙未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祖辛二十有五祀

七

前編

丙申 商王祖丁元祀

甲子 二十有九祀

丁卯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 商王南庚元祀

壬辰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 商王陽甲元祀商道復衰諸侯莫朝

國勢

太史公曰陽甲之時商道寢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

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

巳亥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子 殷王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語詳書盤

安民

庚篇

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曰殷○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

所謂土薄水淺其惡

易觀民愁
也 盤庚者是

故徙都于殷。○皇甫謐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孔穎達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宫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安國傳：無奢侈之語，孔意蓋以地勢滄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專為奢侈也。○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

主德

然民怨，非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胡氏大紀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為而縱之，則不可為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為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為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

通鑑綱目 卷之五
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
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
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
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
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
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
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之人
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
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
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
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
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
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

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
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于商八
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
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是時濱
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
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
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
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
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
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
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
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
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哀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哉。

甲子 二十有五祀

丁卯 二十有八祀 王崩 弟小辛立

戊辰 殷王 小辛 元祀 殷道復衰

史記曰：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追慕盤庚，作盤庚三篇。○前編曰：如史記所言，則盤庚史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戊子 二十有一祀 王崩 弟小乙立

巳丑 殷王 小乙 元祀

甲寅 二十有六祀 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 改國號

曰周 語詳詩 大雅

孟子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通志曰古公去豳邑于岐山下始改國號曰周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舉國從之者二千乘隣國聞其仁多歸之古公乃變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居作五

生德

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歌樂之頌其德○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前編曰按世本自不窋公劉至季歷已有十七世史記拘于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組緝又

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辯、路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于文王乎、

軒按世本所載公劉之後、有慶節皇甫羗、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緝諸蓋至亶父、然考之史記、唯公劉亶父與經傳合、其間名字多闕、而國語左傳索隱皇甫氏所云或字或名各不同、又經傳無所考證、不可盡信也、

丙辰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生德

史記曰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享國二十有八年而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